二林居集

二林居集卷二十二

傳

薛家三述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薛家三名起鳳少孤依其舅比邱廣嚴福公福公傳磬山宗既退揚州法雲寺居吳門隱于卜得錢資家三從師問學聞與家三論佛法家三輒領解福公書屬家三曰末法眾生不識心原儒佛互諍子誠欲見儒者身說法要以見性爲宗眞能見性何儒佛之有家三終身誦之予初未識佛家三數與予言佛予笑曰吾與子游方之內者也安事佛家三曰子欲自外于佛而不知佛之無外也子且以何爲內哉予瞿然有

省則問曰輪回之說信乎家三曰日月之行嬗乎晝夜矣寒暑之運代乎春秋矣其昭然于天地之間者未嘗或息也奈何疑人心之有息乎予撫几而歎悔聞之之晚也予之向佛蓋自此始矣久之無所獲商之家三家三曰學莫患于數休而功莫患于杜撰本體之不明自私而用智百病之叢也逝者如斯有停住否不舍晝夜有造作否彼怠廢者不足言矣若乃彊生枝節彊作聖證搏而躍之激而行之豈識在川之意也又言大學之言誠意也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學者須從此下工夫其言正心也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學者須從此識本體欲識本體須知渠本來汙染不得子在川上舜居深山無一毫汙染而已矣家三善論說聞者隨其分量莫不

飽滿頭三四年患肝疾頗自抑制意氣日益減其將卒之年疾作筮之不吉署紙尾曰勿起妄心勿生妄見修行懺悔時哉時哉此可以觀其素矣家三年二十七舉于鄉會試輒黜尋主沂州書院者三年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自沂州歸越四旬而卒年四十一天性愷悌雖居貧能急人之困有師周鹿原老無依家三資之入支硎山卒爲斂葬焉其姊家貸人百金將歿前數日出金爲盡償之人尤以爲難居常好爲詩思深味隱耐人尋索嘗欲偕一世之人徹儒佛之樊游大同之宇雖終鬱塞以歿而語言文字之存可攷而知也詩凡若干卷予既錄而刻之而毎追念家三生平爲人大旨與往時之論說切磋不可忘也著爲述示吾同志

陸君丙嘉述

陸君丙嘉與予爲內外兄弟君父母皆中歲棄世遺君與女子未嫁者一人吾　兩大人爲往紀其喪挈君與其次姊以來君于時年十三矣予少君四歲呼君爲哥君讀書予家與予異師每師它出予輒攜書就君所讀之高下抗墜若塤篪之交奏也君性穎發敏于文予初學文下筆苦澀君間潤飾之師輒歎善予因是不能一日而離君也君與予異師者三年已而合合者四年君次姊既嫁王氏君尋補諸生還故居成室予亦時往來南北迹少闊矣然方予在家時君來晤予闊不過半載予至君才三度其初至也與君乘月泛舟上三峯宿清涼方丈明日過劍門循拂水巖而歸其再至也君導

予步虞山之麓訪言子墓拜巫公祠三至復與君坐肩輿上三峯拜漢月禪師像過興福寺以歸先後二十餘年而今乃哭君之亾也烏呼繼自今誰主予而導予者乎予且絕迹于茲土矣君諱金鱗字丙嘉世爲常熟人父諱國英字書宣舉順天鄉試終于家母彭氏爲予長姑自君爲諸生厚自檢束口無妄言動無邪行鄉黨偁之乾隆三十七年舉江南鄉試一上公車不第歸而教授里中席賣其田以興宗祠其叔父與君爭田至訟于縣廷已而叔父殁無餘財君爲殯葬迎叔母而養之子始樂與君論文其後予論文頗與君異指已遂不復論文間與君商所以自處者而已今年七月君得疾以卒年四十二疾亟時猶記憶予君之卒也遺一子僅周歲其

姊夫錢君實葺其喪且謀所以恤其孤者

吳丈改堂述

予少時私慕古狷者之爲人以爲今之士卽無敢冀中行能不屑不潔焉斯可矣已而游于世涼涼然莫予應也而吾鄉先輩陳丈和叔獨心異予見予所爲文輒以范希文厲予夫予何敢望希文然觀陳丈之意一何與今之人不侔也陳丈平生負氣慎取與好持清議一應博學鴻詞徵廷試被黜遂棄科舉食貧著書卒以窮死自陳丈之死而吾鄉先輩可與道古者少矣其後十餘年予復得與吳丈改堂游吳丈于陳丈爲毋黨同舉博學鴻詞同被黜吳丈晚而尤窮亦負氣有節槩年六十餘寓紫陽書院揖讓諸生間諸生以祭酒推之

然憚其嚴終莫敢近也予始讀吳丈文奇之旣而相見吳丈自道其師友淵原如義門何氏望谿方氏皆嘗與之游而得其爲文之旨予因請吳丈先生之于文術深矣顧亦嘗從事于古人之所以爲文者乎夫文之至者類不在言議之工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文王之文也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孔子之文也聖門弟子若顏氏之瓢飲曾氏之風浴蓋庶幾焉自餘季次原憲之徒猶不能與于是今先生何不唯顏曾之是師而沾沾焉何氏方氏之師乎吳丈聞予言爽然其若有失也其後屢見予始從予借觀宋明先儒書予復勸吳丈勿復應科舉吳丈不能從然每語人吾不意垂老獲遇彭君殆天之所以私我也年七十餘應省試得疾歸又一年歾頭之

其宗人將修族譜乞予言爰比次吳丈之爲人及與予所以相知者而惜予言之不及聞于陳丈也吳丈吳江人初冒張姓名元後復姓吳名夔字萬長別字改堂

王生越珊述

去蘇州府治東南二十里有湖曰澹臺湖湖南有尹山山之上有澹臺書院居人爲木主祀先賢子羽子游而以先曾祖南畇府君祔澹臺之名不知始何時記偁子羽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嘗設教于其地與子游在武城獨偁子羽賢二人者又同游孔氏之門弦歌之化當不獨武城所偁從者三百人意者皆學道之君子與然吾聞尹山之人儉嗇務力作不喜讀書予嘗過其地徘徊湖上訪先賢之遺風闃

如也乃吾于王生越珊而異之越珊名瑚伯明文恪公鏊九世孫也生于尹山家貧父令入市中佐人為賈意忽忽不樂挾一冊書暇輒誦習之已而依其舅宋君子遷主會計日誦所挾書如故外兄振翼憐其志為致童子數人俾授句讀生喜曰是吾心也遂習舉子業已而從何君虎占游何君資之使卒學以其從子妻之乾隆四十二年補吳學附生弟一生平修謹躬孝弟之行束脩之入輒以奉親親疾脫衣質錢供湯藥匿不使親知年三十始娶娶一年而歿子聞之宋君子安云夫聖人之道不傳傳者書而已矣世未有不讀書而得有聞于聖人之道者也王生知讀書矣惜其進不獲與子翔之徒游退又不獲從如 南昀府君者歌詩習禮于一堂之

上以庶幾學道之君子而遽短命以歿也悲夫澹臺書院中廢南昀府君嘗爲文募金新之府君敎澤多在州里閒而尹山未之聞焉然而尹山人之祀府君者往往時必有故實矣予嘗問之子安弗知也

羅臺山述

臺山名有高寧都瑞金人曾祖萬搏祖遇封縣學生父讓太學生臺山少而儁偉年十六補諸生其明年寓雩都蕭氏別業徧讀所藏書因慨然慕古劍俠者流習技勇治兵家言視同學生蔑如也久之入有道雩都宋道原之爲人者治先儒書謹繩尺躬孝弟之行君子人也臺山聞心動欲一見道原會學使按贛州臺山偕同舍生以行試雩都日度道原必在

往訪果得之自陳所學道原不許臺山盛氣力辯之道原曰幸少安為子剖其理昔橫渠先生見范文正公言兵事公弗善也授以中庸足下之學視橫渠何如吾弗敢知使如橫渠固非儒者所尚也況未必如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視聽貌言思物也明聰恭從睿則也能全是理而後能有其身能有其身而後閨門順敘而家齊達而行之若有原之水有根之木滂沛條達無壅塞夭折之患及其成也身亨而道泰故足樂也今察足下氣浮而言疾神明擾擾常若有營以此游于世得免刑戮毋累父母兄弟足矣尚求有濟于天下乎臺山面赤汗沾背四肢局縮不自容請曰何以教我道原曰子反而求之宋五子其師也嗣後過從甚密一日道原屏人肅衣

冠跪而泣曰子蔽錮深矣誠不忍以子相愛之誠聽子淪墮也臺山亦跪而泣曰何以教我道原乃出其所作持敬主一二銘曰勉為之已而道臺山見贛州鄧先生鄧先生名元昌篤于儒道原所師事者也臺山于是憪然棄所學徧讀先儒書尤喜明道象山陽明念庵諸先生之論學也因諸先生之論以上闚六經孔孟之文旁推曲證多掤擭之旨年二十餘謁寧化雷公貫一遂受業于門再有陳說雷公曰子忒殺聰明然譬諸活水銀吾懼其流也居歲餘而歸乾隆二十七年學使謝公察優行貢太學遂如京師予時方侍 尚書公于邸舍一日過編修彭衣春得臺山試卷奇之遂造訪焉已而文字往來日密三十年秋 尚書公主順天鄉試予邀臺山

習靜于蘇州會館楊發臺山得舉其年冬予南還明年臺山下第歸過予家復與予閉關七旬靜中瞥然識得學問頭惱自謂于入手處決定不疑矣予友汪大紳治儒釋兩家言才辯無礙見臺山而心折嘗言作聖工夫須從可欲之謂善一語下手臺山云此是初心所證階級非工夫也下手時便須踏實地若以生滅心求不生不滅法無有是處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當下示人不生不滅本體從此一肩擔起直造聖域有何疑哉居常終日欽欽無惰容無疾言有問學者必告以九容繼以九思其言曰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能與不能思與不思之

謂也外襲而色取不根于心也思繼心常存其于本也庶矣施于四體不言而諭幾于命矣然而道始于勉彊植于知本而成于無曠時也驟而希自然必不立矣作而致之必不久矣慎之哉臺山故好讀楞嚴經至是信向益切遂長齋徧讀諸大乘經及諸經義疏嘗言東西二聖人權實互用門庭迥別究其歸宿名相離言思絕一且不立二復何有唯自證者知之非可以口舌爭也故其所論說華梵交融奏刀砉然關節開解能使窒者通離者合若徹屋蔀而闚天日也既還家率諸族子弟入鳳皇山朝夕講肄導以為善興起者頗眾三十五年入京會試還舍于家聞母赴乃行尋游廣東客思平知縣李素伯所比歸膠州法鏡野致書及所著文論春秋大

言且謂南宋諸儒不識時宜持方枘而內圓鑿乎臺山復之云承示春秋取義測見事春秋二敘破經師之陋發先聖賢之蘊使學者即事爲之著求性命之歸顯微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空談名理雖然本末先後之序亦有不可躐合者聖人作春秋東規西矩南衡北權中繩五則不爽萬物就裁其本在于學易學易之本在于謹彝倫慎言行約之于禮人之彝倫言行壹于禮則性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經緯天地之事起此聖人所自盡而願天下萬世同歸而無岐者也南宋諸大儒所爲固囿持堯舜孔孟之道于國事倥偬之會者此春秋之義也謂別無說以易之也道不可以二故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敬其

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建三才橫六合一道而已二之則惑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卽先生所云滄海橫流經常大義確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彊信用不專諸大儒之說未嘗一日得施于事是以卒成爲南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于戰國擾攘之時朱陸陳誠正義利之辯于南北交訌之日其揆一也夫所謂時宜者立權度量攷文章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得與民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裁盡利旣竭聰明焉至于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則無所謂時宜也南宋諸大儒之所評論天經也地義也人行也烏得而不斤斤也先生幸孰思之大紳見其書歎曰上帝臨壇萬靈拱肅世尊下降諸天震

動于此文見之矣三十七年復入京會試攜其幼子之明水舍之去其還也乃攜以歸居一年出游至宜黃有余子安者館之石磴山僧舍日誦華嚴經修念佛三昧尋至揚州高旻寺主僧昭月貞公門風甚峻臺山屢呈見解不許曰此是口頭學得何關本分詰以古德機緣不能對臺山憤入禪堂隨眾起倒晝夜參究居半年積疑頓釋一切淆訛公案當下豁然遂辭去偕同參二僧度錢唐至奉化西峯寺一日出白金易錢縣胥疑其盜也捕之臺山手仆三人餘皆逃尋自詣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不應詰其姓名不荅羈之告成寺寧波邵海圖者臺山同年友也聞其事白于令而釋之遂客海圖家明年度海上落迦山禮觀音大士已而至蘇與予偕游

太湖之洞庭樂石公之勝賃僧舍而居之其年冬海圖迓之還寧波四十二年偕海圖入京京中士大夫聞其至多相從論學臺山應機析理發抒心得聞者莫不暢然暇輒焚香展經宴坐終日明年會試報罷得風疾日消損海圖為購人蔘治之疾良已其秋南歸道子家居兩月疾復發杖而後行又明年正月六日抵家甫逾旬而卒年四十六疾亟口喃喃偁說道妙與兄弟訣以不得終事父為憾妻子環視無它言臺山天性孝友家庭間每有拂逆處之退然與人交無賢愚必款款盡言引之于道人有一善愛而護之若明珠之在襟也有不善憫而戒之若疾痛之切身也其志彌故其所以自任者甚重其願廣故其所與人者甚誠其學無常師行無涂轍

而一不過乎心之所安與義之所止焉呼㠯百世之下希三代之英斯可謂豪傑之士矣居常治古文最精審其言曰文也者道之迹也修之于身措之于事業者爲道修之于身而次弟其功候節目之詳明其甘苦得失之故措之于事業而條布其治術數悉其德產精微之極致章往察來相協倫類出于憂患同民不得已之誠其言奇正不同其氣之行止節族之長短高下抗隊疾徐一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以私智以其爥著煩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故君子誠愼乎其文孟子論不動心推本知言與養氣竝而繫辭傳備舉數等之辭爲法戒誠學者所宜盡心也又以訓故不明則文字根柢不立支離杜撰規矩蕩然故于爾雅說文治之加詳一字

之義往往引端竟委反覆數千言臺山劾其文多散佚道原致書曾絜非將捘討其文錄而傳之而首以屬予予嘗錄臺山文爲一集至是將益廣之顧念吾兩人平昔契好之誠切磋之密其可以無言遂論次其本末爲之述以諗之同好焉

秋士先生述

秋士先生彭姓諱績長洲人初字其凝已而更字秋士中歲好爲詩故吳人之言詩者往往稱秋士先生也高祖行先以高才貢太學明亡不仕自曾祖以下三世皆布衣父景騤修長者行先生少端植如偶人長而耿介不蹈非禮意所不可雖千金弗屑也與人落落或竟日不發一語然其所敬愛痛歔欷思無少恝置嘗一應縣試喧呇中斂手視日晷遂投卷

出自是絕意科舉而并力爲詩其爲詩凝神宵默脫去麤薉砉然開通萬象奔赴近觀物匯遠徵華變幽顯畢章情貌唯肖至其驂騰古先陵轢輓近肺腑流注纏綿自然丹砂空青視聽希有斯乃精靈超變不可方物者矣未嘗數數爲文然有作輒工尤長于紀述出入魏晉之閒時復類左氏班氏吳縣汪縉瑞金羅有高最所賞歎其它知之者益鮮焉先生嘗自敘其人繫以贊曰飽喫豬肉童心來復不尤隻翼不怨偏轂囊無豪餘瓶無撮粟光潔一身浩然萬足族子紹升聞而歎曰先生其知道矣乎然先生早歲喪父壯益窮母妻相繼殁賣屋以葬寓木主僧舍家具蕩盡獨攜先世遺書二簏轉徙無常居性好山水館洞庭得痁疾歸復創足不良于行歷

主吳震元王維城李大夏爲童子師顧影悲咤莫能自釋亾何病卒年四十四其卒也客外生張豹文家豹文爲治斂族人立其再從子以成爲先生後以遺書二篋畀之紹升長先生二歲先生視以密友病亟出夙所著撰俾爲論次先生卒紹升旣校定其書爰述先生之人以諗諸知先生者

沈先生述

彭紹升曰予自成童以往從吾鄉諸先輩游其閒高才博學者有之矣乃如古之人反身尋樂求自得于心者何落落也蓋久而后遇沈先生云沈先生及見　先侍講公又與　尚書公爲同學友觴咏酧酢垂數十年然予之知先生與先生之知予不僅通家游好而已其于性命之際有密契焉此予

之所以不能無逃者也。先生諱執中，字立方，先世自苕谿遷蘇州，居葑門外之官浦。有諱林者，明成化中進士，官至都御史，巡撫山東，祀鄉賢。我

朝康熙中，有諱叔明者，始移居府城，子謙善醫，生三子，先生其長也。少而聰穎，既冠，補長洲學附生，已而試高等，補增廣生，屢赴鄉試不售，年五十餘，不復應科舉，自以多病，循覽內經，至恬淡虛無，眞氣從之，灑然有省，以爲養生之道莫切于此矣。遂時時鍵戶，調氣息心，久之病去，氣日沖，心量日廣，自謂眞樂見前，纏縛自脫，因題其室曰心太平居，作太平吟四首，以恬淡虛無分屬焉。其一曰國太平，境無虎，家太平，人安堵，身太平，揚蹈舞，心太平，去城府，藝硯田，逃稅戶，抱遺經，噬

塵腐山水緣月三五胡蝶夢日卓午四海大胥樂士三萬場
畢吏部子孫曾篤斯祜天甚普人何苦其二曰國太平煙無
塿家太平蔬滿圃身太平隨左右心太平泯聲臭一瓢歡安
且富五柳風入寬袖腥膻地牛馬走錦繡林嚴霜帚醉山水
不枉酒淡蕩友對清晝疏松奏長眉壽石可漱居何陋其三
曰國太平化神代家太平高曾枉身太平退藏背心太平絕
瑕纇一炷香無晨晡半輪月空壘礙幾點煙渺泰岱想非非
夢環佩耳到順通天載原出峽放字內雲可裁鏡相對紛藻
繪休滓歲其四曰國太平巍蕩天家太平寧醯盞身太平無
事僊心太平不二禪仰碧落識太名俯混芒忘魚筌浮雲去
何處牽清虛來自枉眠繪聲手不枉川忘言詩不著入聲篇浮

漚幻月輪圓看轉旋識幾先其它賞鑒飲酒觸物成韻往往有伊川擊壤之意葢先生所自得者多矣已而從予借王門傳習錄閱之大樂手鈔成卷寶爲心印以爲目得此而明手得此而仁海上丹方不是過也所居古屋數閒浥埽則已或請陳設玩具先生曰一門之中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吾之陳設不既多乎同里陳子瞻性褊急有一子督責過緊逃逝別居睽隔者十年一日子瞻詣先生讀恬淡虛無詩恍然自失先生爲推言萬物一體之意子瞻感激涕流引咎自責若無所容者由是父子閒宿嫌頓釋矣先生性愷悌族姻故舊最所敦篤閒遇煢獨必多方措置俾無凍餒歲大疫製辟溫丹施病者多所全活子杲之善承父志樂赴人之急

與予郷近取堂周鄉閭閒竆無告者亦先生之敎也先生又嘗著孿孿詩三十六首予題其後曰淵明愛菊濂谿愛蓮蓮菊有時孰與竆年求若先生孿閒情田不冬不春亦魚亦鳶顏生在巷尼父在川招我相從看孿欲顛先生以爲知言卒年八十時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八日越十一年孤孫家能始以所書先生行實見示其于先生學道始末求之詳也因追憶所聞爲之述如此

汪大紳述

彭紹升曰儒佛之相爭久矣自趙宋以來道儒學者尤喜闢佛獨慈湖楊氏西山眞氏潛谿宋氏白沙陳氏其書不諱言佛且樂引以爲助至陽明王氏倡良知之學一再傳後折而

人佛者殆不可悉數其最著者大洲趙氏復所楊氏海門周氏石簣陶氏儋園焦氏東溟管氏正希金氏乃遂徹兩家之藩以究竟一乘之指其人類皆卓然有本末非苟為論議者拘牽之士欲槩舉而逆之不得也近百餘年中王學既衰而道程朱者閑出往往樹門戶塹城府于是乎儒佛之界重生棘刺矣吾友汪子大紳讀古人書統同辨異喜道程朱陸王之學通其隔閡其于西來大意信解甚利慕大洲二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著讀四十偈私記以通出世之衇著讀易老私記以貫穿天人之際窮原洞委縱横自在匠心而出獨蹈大方可不謂知言之選與大紳名縉世為休寧人祖懋琳始遷于蘇父元傑早卒母程氏以節婦

旌有二子大紳其長也少不善記誦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就塾師趙君維寧文有師法導以先輩程尺已而疾亟屬大紳必事其友吳君漢濤遂延吳君于家吳君亦喜先輩好讀書故大紳之文得早自拔俗者兩師之力也年三十一補吳學生遂一意治古文覃思奥賾游刃百家積滿而流沛然無阻有廣嚴福公者三峯耆宿也見其虎邱題壁詩詫曰是白衣乃大有道根里人沙斗初見其枯題等作曰此老杜先天詩也初謂子從老杜出卻是老杜從子出而嘉定王光祿以爲讀大紳文十州三島恐狂瀾闊矣然其生平相與講學論文往復不厭者獨予與羅臺山而已臺山寧都人善古文亦兼通儒釋初至予家見大紳小文異之遂造訪讀其三

録歎曰海哉向覩君谿淵而驚予則淺矣䌷而歸發其菁藝兼綜削其不合兩人輒相視莫逆也萊州韓公復講程朱之學知來安縣關建陽書院聘大紳主之以正學道諸生已而歲荒輟講歸教授里中落落不偶嘗一應浙江學使竇公聘校試文歸而養痾家居以法自娛不復應科舉食廩歲滿貢太學求得教官而卒年六十八臥疾數日口不及家事素著盡兩甌連儞好好而逝時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五日也一子殤立從孫玉藻爲後大紳在時世多以文士目之迹其自述亦不過曰因文見道而已然生平志趣殆不可測嘗作無名先生傳云先生講學不朱不王先生著書不孟不莊先生吟詩不宋不唐先生爲人不狷不狂先生處世不圓不方復作

歌曰先生有耳聽清風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神僊人先生有家山水窟先生于事無不有人欲說之壁挂口又作撞菴先生記自偁學無牆壁行無轍迹其游乎儒曰坦蕩蕩游乎釋曰冷湫湫游乎儒釋曰坦蕩蕩冷湫湫噫大紳之意則遠矣晚而與予書言孤往之趣曰天之高也不附于天地之厚也不附于地古今之寥闊也不附于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往也交游孤往也著述孤往也名海中人老死不相往來矣予聞其言而悲之自莊屈以來述作相望具此心眼者幾何人哉其在孔門所謂嘐嘐者邪抑所謂踽踽涼涼者邪吾無從識之矣大紳旣歿遺書具存予刪而錄之復次弟其本末爲之述俟論定于後之君子焉

先妣宋夫人述

先妣宋夫人之卒也日月遷謝銜哀無窮每念　夫人仁孝大節略備于我　公所述獨　夫人一二軼事感惻耳目夙夜不忘用敢涕泣志之曰　夫人姓宋氏行一年二十歸于我　公有四子紹升其季也　夫人奉舅姑謹求所以得歡心者無不至時我　公官京師　太公寓書每儆　夫人賢

太公晚而病目　夫人在左右語及內外事輒移日又令

夫人誦邸報而已聽之日以為常　夫人樓居其下即　太夫人居　夫人每戒家人不敢出高語　太夫人常早寢

夫人寢必以夜半既夕聞人足音輒恚曰汝忘　太夫人寢耶　太公既卒　太夫人有疾　夫人終夜侍紹升方孩提

輒曳　夫人裾欲去　夫人欲詈之則恐傷　太夫人意既退乃大詬笞之顧唯恐　太夫人聞之也　夫人教兒子甚嚴然有疾憂之過于己疾紹升病癱之衮揃摩周旦夕紹升年八歲蹶于戶閾毀一目多方治之不愈既長每自外入夜既分讀書所臥室不休　夫人偶攜燈至見之恚曰汝欲並廢兩目邪趣之寢　夫人故嘗讀毛詩孝經朱子小學紹升侍臥起輒為誦其文講說其大義且曰兒志之它日好作一端士　夫人又嘗謂紹升曰吾讀書每慕古節義事往時爾父在朝孤特無助又體素羸弱吾嘗慮其有它即不獨生也幸今得其安樂然汝曹不可不知吾此意志士不忘在溝壑何謂邪又曰吾昔事　太夫人　太夫人每怒人而無言吾

以意逆而解之十得八九又曰吾昔居京師娠爾術者謂我是年秋當歿日向天祝願得一活見時汝兄及姊皆幼因量短長爲製冬衣曰勿使吾歿而見襲也又曰吾昔事汝父有緩急匿不以告而自貸于姻黨閒恐累汝父志也賴有天幸不至大困然　夫人至晚歲家有田數頃而日用費滋廣再經水旱田不孰日用常匱乏　夫人頗以爲憂又疲于治事食漸減夜不能寐而　夫人遂以此得痼疾哀哉　夫人性開朗與人甚周施財不少吝奴婢有小過弗問也或飲酒博塞則痛懲之曰是盜媒也有相訐者不卽發徐察其虛實洽之內外肅然家有興造役及錢穀出入親監之平居辨色而興勤勤終日食味無常珍客至膳飲立具與我　公敬如賓

見公至卽矍然起立公怒下氣以待怒稍解乃徐論其事公再督學浙江任將滿夫人度太夫人年高不能從納側室程氏侍公北行而已終侍太夫人畢兒女昏嫁㛰紹升娶婦之明年而夫人病病半歲而遂以疚也哀哉長姑歸常孰陸氏夫婦相繼疚夫人白我公往紀其喪挈其子男女二人以歸女長以嫁男讀書補諸生家有老嫗三人其二早寡厚卹之夫人卒三人者相代哭極哀如是百餘日方疾甚紹升與兄姊侍夜必命就寢不得已假寐戸外不敢使夫人聞知夫人卒太夫人哭之慟後歲餘亦卒烏呼夫人生而孝紹升既詒夫人以無窮之憂夫人卒又不獲從夫人于地下苟延視息皐皐日淡大懼

陷于邪辟致　夫人所以訓厲紹升之旨不白而　夫人平昔志事漸以晻昧則紹升死不瞑目因撮紹升所及記憶者謹條次于篇

廿九日止非

二林居集卷二十二終

二林居集卷二十三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傳

彭氏家傳

昔在先人紀蘇州彭氏世譜斷自明初始蘇州彭氏之先故楊氏明初有彭學一者江西淸江縣人也元末練土兵以衛鄉里已而自歸于明改隸蘇州衛學一歿無子官取其姊子以充籍是爲　仲英公仲英公遂以楊氏承彭氏家蘇州焉有子彥洪公　彥洪公三子季　濬庵公淳字至朴以貲雄里中而性忼慨有貧交負其金焚券不復問嘗言吾家世習武子孫當以文顯教其子讀書子三人　南窗公時字中之性恬

雅築重樓讀書其上爲盜所掠累千金置不問盜取亦不往求譴曰吾可與盜爭是非耶工書好爲詩著見聞錄年八十從子降池公獻古隱壽頌其辭曰夫游元化沐醇風不知帝力之于我何有稼而粒繭而衣熙然自足而無所于求者太古之民也避世金馬逃名市肆不以貴賤爲榮辱溷其迹潔其志超然自適而貴知我希者大隱之士也噫今之世有若人也哉我世父　南窗公少而敏修長而斂濟學不干祿貧富乎書詩才可入政謹施乎孝友千金自致機利匪營萬卷自珍紙繆是校裕蟲之道成亢宗之閒顯然而被褐韞玉藏器蟠泥衣裾不被于權門履綦絕迹于公府恂恂退讓恥求聞達至于先子登朝策名俶舉季父成業等樂素封公乃益

專肥遯埽軌閉門築白雲之閣寄傲天游闢綠水之園逍遙日涉悠然長嘯不知戶外之有風塵也脩然朗咏不知世路之有名利也高僧逸客引而進之駟𩦸蓊軒匿而避之內無姬媛外絕優伶一觴一帙從容恬夷閱三十年如一日云故好吟哦毎師陶阮感時賦物援筆成篇池邊竹篠盡刻新詩檻外芭蕉毎題佳句至于輶軒之所采野史之所書紀事紀言罔弗綜貫然木訥恥宣餳瀆不布謂處士之分應然爾淵乎公之制行太古之民與大隱之士與夫生周漢之下而宅羲農遠古之衷周覯人倫不亦罕已緊之頌曰緊我遠祖齡邁八百閱歷商周日新其德好同宣尼詒燕我則肇開洪原世壽唯克緜緜世壽爰及苗裔旣茂旣滋日大以熾有卓

宗英聿修克類克類伊何其德弗貳弗貳弗愆展也有造先
民是憲憲于直道合章履貞亦斐其藻既含既貞永錫難老
難老唯錫受天之慶大耋遐壽碩艾而康如彼松篁蔚蔚蒼
蒼夫也皤皤公則昂昂昂昂大耋克壯山立日儆日戒有嚴
有翼翼翼其儀景福來益天之益之眉壽其億君子眉壽子
祖有煥赫赫休光昭回在漢南極之精式降攸贊子孫振振
以介以獻又八年以壽終弟西枝公昉字寅之正德中成進
士知公安縣過家門戒妻子曰吾義不顧家慎毋以家累我
至官以廉惠爲治鄰縣盜發夜斬署門入無所獲遂劫庫藏
去被吏議降官已復遷新會縣夷獠阻山爲變入鄰縣據之
節鎮不能制掠平民誣爲虜獲屬公令枝之公心惻不以時

應又科斂頗數公才益見絀遂以惰弱劾罷老于家東樓公疇字升之積而能施見犯而能容　梧山公天秩字季庸南窗公季子也爲人方嚴簡內行而好急人之困試南都同里張生病疫人畏惡之莫敢近獨公與其處調護之而得不死戚友貧者昏喪不能自舉者率周之嘉靖中舉于鄉三試禮部不弟以疾終年五十有三隆池公年字孔加西枝公子也工書治古文善詩嘉靖中府察孝廉上學使者徵入學歲廪之又檄令應鄉試公一之南都登鍾山望大江而反家貧終不請廪曰是升斗粟天子所以活士俟異日用者吾安得食之請于後使者以免焉夏文愍相聘公掌書記弗就嚴嵩罷相裝百金爲聘欲屬公後事亦弗應也好飲酒好游名山

未嘗臧否人其歿也預克期至期爇鑪香盡一炷曰未也要
炷至半曰可矣遂逝年六十有二我家自　澹庵公　南窗
公世有隱德常自韜匿名聲不出鄉黨至隘池公益厲高節
又傅以文采所與游多當世知名士自文待詔徵明歿吳中
之士羣推公以爲待詔之亞矣太倉王鳳洲嘗論之曰番番
黃耇天下模楷文先生近之若乃因時爲迹匠心成言應不
徇物止不近名其在彭先生乎　梧山公二子長懋庵公汝
讓字原禮坦直不爲崖岸常獨行阡陌閒老友招邀對弈承
日以諸生終次　蓼蔚公汝諧字原樂少孤母朱氏保持之
事其前母兄甚謹母恚兄則長跪爲請必得請乃起舉于鄉
爲教官丹徒修講堂飭祭器諸生以摯見貧者卻之有干請

者絕之漕使者按部至縣 公長揖道左使者誚讓 公公據典爭之使者屈改容禮焉爲文麗以則數千言立就上官多引爲助萬歷四十四年成進士未授官歿于舍館年四十五而東樓公有孫曰象江公履道字仲達博學善屬文工書以周易教授弟子爲諸生三十年貢于太學不就選年八十而終 玉遮公德先字敬輿 蓼蔚公子也生萬歷中倜儻有奇氣以諸生貢太學屢試南北不偶憤曰天下方有事豈大丈夫俯首佔畢時哉遂究討兵師算數之略及水利邊防星占諸家言習弓矢慨然有四方之志福王立當國者蓼蔚公同年進士或勸 公干之 公笑而不荅祁忠敏公撫江東開禮賢館招士 公乃上書陳兵食事宜並請錮苛

税祁公得書驚異命府司具幣延　公屬　公釐正賦役綜故籍斟酌出入爲書書甫成祁公罷去

國朝定江東故圖籍盡散失司理沈旭輪復請　公因前書爲據順治二年編卹賦額悉委　公裁定焉　公之學稍見施行矣然　公自是竟不復出初　蓼蔚公卒京師　公故不在側有王先生孝豐者實左右　蓼蔚公後王先生篤老公迎養于家時其飲食調其疾痛痾癢若孝子之養父母也周忠介公忤逆璫削籍　公往受業及被逮憤發欲與同難率二子再謁之繫所二子者其一　一庵公一　一庵公每以語人曰于時幾不脫虎口　公晚歲頗究出世法遇己生日輒手書金剛經時乘小艇詣先世墓廬出入震澤之濱晨夕

煙霞嘯歌自得因自號游湖漁叟已而買地玉遮山曰是我歸藏之室更號曰玉遮山樵康熙四年卒年七十有六弟詒令公行先字務敬明季諸生以拔貢授知縣見國事日壞不就遯教授里中逾四十年康熙初　敬輿公既殁詒令公獨享老壽與同縣鄭先生士敬金先生孝章俱以耆年高行推重當世歲時過從觴酌皚然商論文史日昃不倦公年六十餘自營葬穴乞鄭先生爲志而金先生書之石其手具事狀略云生平與人落落如也久而若初鍥薄之行自分無之所恐憂不敢不勉加于所不知施于所不報亦庶乎一二焉又云持情平而流于弱處物恕而不辭損而鄭先生之論公曰就其獨行慕古不以近人之學苟合當世庶幾狂者之進取

而有其志而辭其疾獨守其有所不爲之操抑亦狷者之流也○南昀公曰烏呼鄭先生可謂淡知公者矣湯文正公撫吳時每月吉讀法必命有司延致公爲國人式公辭至再三不得已始一往亦未嘗謁謝也既湯公入覲

聖祖問吳中搢紳孰賢湯公首舉公以對公年九十二偶患痰疾屏去湯藥飭巾待盡臨歿起坐索紙書唐人詩一章應請者而瞑自隆池公既工書其後○蓼蔚公　玉遮公詒令公皆善眞草書脫棄凡近別具神解翩翩乎與宋元之能者埒矣而詒令公之從兄弟一曰毓眞公念沖一曰興祖公城皆善書工漢隸四方之求書者多歸焉　一庵公瓏字雲客敬輿公次子也早歲補諸生爲文才　過人順治初與諸名

士爲社曰愼交會者爲宋既庭右之疇三吳敬生尤展成汪茗文與公凡七八已而遠近多歸焉　公年近四十始貢入國學司業曹先生本棠方以正學倡導六館見　公書曰此載道器也

廷試授知縣不就順治十四年舉順天第二十六年成進士康熙初就吏部選出知廣東長寧縣縣居山谷閒僅五里前假令暴而貪民苦甚　公至縱解苛政與民休息書其柱曰厥田下下唯願減賦輕徭汔五都之小息自我居居庶幾歆冰茹檗偕百姓以長寧數月閒訟庭稀鞭朴聲鄰邑聞而頌之以廉直不爲太守所容而前假令又與　公有隙與太守合謀誣　公遂罷官歸初[illegible]公所與交[illegible]後[illegible]文章

顯。公年旣壯自悔反本守約要于自得閒與宗門諸老宿參究向上事頗復兼治道家言至年六十餘得梁谿高顧二子書服之始一以主敬爲學署所居曰志矩齋進　南畇公而詔之曰吾始也泛濫涉獵好語渾同所謂騎牆耳寧有當乎聖學至窮神達化而終歸于一矩故知居敬窮理之功不可以須臾懈也尚何敢曠逸之躭馳騖之役乎于是悉屏平生所玩物平旦盥洗謁影堂退端坐讀書陳四書五經及諸先儒語錄尋繹點注夜以繼日自偁信好老人集諸生爲會課其制義而引之于道從游者常三百許人或曰　公老人何自苦　公曰吾不忍後生之無聞也湯文正故知　公嘗偁之

聖祖前文正卒　公哭之歲時一至其祠輒歎曰吾不復見正人矣卒年七十有七門弟子私謚曰仁僩先生子　南畇公定求字勤止康熙十二年舉于鄉十五年會試及廷對皆第一官修撰　公性修潔恬于榮利又耿直自遂處公卿大夫閒弗善也居三年乞假歸時　一庵公方家居講學　公跪而請曰兒願得閉門讀書如童子入塾時庶幾少補前過乎于是齋居靜思研極性命久之遂慨然以道自任既入京補職尋擢司業設教條釐文體絕請託諸堂肅然以八旂子弟鄉大夫之材所自出宜豫教乃集孝經古義訓其旁譯以國書頒示官學教習以訓于官學生二十七年擢侍講復乞歸未至家而　一庵公卒三十二年復入京補職居

一年與同列不相中復乞歸遂不復出　公為學初好宋五子近思錄已而徧讀先儒遺書取其尤要者集之名曰儒門法語又以生平服教最切者尤在有明七子作高望吟七章以見志七子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庵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榕壇黃子也其一章曰我望陽春臺江門成小築鍵關二十年活計些兒足富貴等浮雲宗傳契無欲春風沂水間千載歌聲續長謝著述緐紛紛眩心目其二章曰我望龍岡廬斸棘開荒岑平生抗節義浩氣何深沈明夷一以盌廓落見天心努力致良知省克亟明儆登容放達者岐路從橫侵其三章曰我望青原山講壇從碩彥證道自虔臺行藏任舒卷黽勉惜寸陰師傳倍流衍矢懷瑟僩詩洪鑪

精百鍊純純內美完習習和風扇其四章曰我望石蓮洞穿雲一徑幽叄眞逃虛者翛然物外游瞑坐西巖下風行水自流欲根痛埽除止止得眞修斯人不可作俗學嗟沈浮其五章曰我望水居樓漾湖臨若鏡中有安節人穆乎知定性仔茲來復初天機任游泳嚶香鳥語時心境無動靜終從汨羅去盡道而正命其六章曰我望蕺山陰巍然古小學防俗戒淊淫東躬修禮樂投閒長食貧荷道眞立卓絕彼功利萌訟過勤洗濯凜凜歲寒松孤心挽運剝其七章曰我望漳浦南遙問榕壇業拔剔姚江眞刀鋸貫肘脅三復洗心詩明鏡猶枉饑羣書卓犖觀沃根翦枝葉莢靈奎斗閃五夜心神懾時有作書極詆陽明者公見而惆之以為陽明先生為學本

末樹猷反正之勳甚明白今據宵小一時詩誕蕪蔑實錄立浮議詘名賢是非之心果安在邪夫謂陽明倡爲良知之說病其爲禪則良知兩言出于孟子將并孟子病之乎程子有言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又言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將并程子而病之乎且其論朱子之學陋彌甚以爲偏于窮理者則濟之以主敬偏于主敬者則補之以窮理吾不知其所居何敬而所窮者何理也又謂明之亾不亾于朋黨不亾于寇盜而亾于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互相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則必不敢縱盜戕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之者顛倒黑白

遲戈矛弄簧鼓至于斯極也著陽明釋毀錄又以入德之方莫先主靜大本立而後達道行濂谿之藴發于延平默坐澂心乃其要領東林復七其遺矩也而昧者非之杜方便之門長汗漫之習豈不謬哉作密證錄或有言主敬工夫須變化者 公立論破之其略曰天下之變至紛至賾唯攝以一敬則渙者萃剝者復天理存人欲絕矣是主敬者所以為千變萬化之樞紐而聖學了是歸根也主敬矣何變化之有焉且主敬云者非有所守也無欲故靜敬之謂矣周之光風霽月程之傍花隨柳是物是志也篤恭而天下平亦在乎孰之而已矣又以寡過之方莫備于易喜伊川易傳兼采瞿唐來氏說易通諸家纂周易集注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以大吏偁　公學行首賜
御書命開局揚州與諸詞臣共校全唐詩其銷假者得按奉
遷除　公既受事不銷假事畢而還家居以禮自束嚴取舍
之界時閉關謝客獨宿泳眞洞中雞鳴起焚香靜坐日出禮
先師及諸天像退謁家祠以爲常觀學對酒有得輒發之于
詩灑如也朊如也平生以獨善爲恥扶植善類獎厲名節不
遺幽隱修學宮復先賢祠宇張清恪巡撫江蘇爲總督噶禮
所誣卽訊揚州獄久不決代者至　公率諸搢紳及諸生數
百人具章白張公誣請以民情入告事雖不行于是天下知
有清議已而督伏辠張公再蒞任　公絕口不復道前事也
五十七年自爲墓志其銘曰緊澂虛之藐躬乘一氣之鴻濛

知生死如晝夜乃原始以反終唯循理而順命坦逍遙兮大同庶朝聞兮夕可亦不滯乎苦空乘白雲兮悵望念來者兮忡忡明年四月偶患腹疾翼日焚香嗽茗而逝年七十有五

膽庭公寧求字文洽諡令公之孤孫也爲諸生從一庵公講學里中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及弟弟三由編修歷侍講爲人溫慎縝密勤于其職閒語其友王醇叔言吾儕職所當盡雖灑埽負戴亦宜爲之況乃文章之事唯有俯首盡力循序致精而已醇叔然之奔母喪歸服除不起三十八年以尚書張公英侍郎韓公菼薦

詔趣入都補侍讀直暢春苑逾年以勞卒年五十有二家無遺財至鬻居焉後

皇太子扈從

南幸卹其家賜以題曰念舊勤　惕齋公正乾字存誠南昀公次子也幼醇謹勤于學　南昀公卒既免喪諸叔季或時置酒吹笙擊鼓度曲賓客滿坐談諧竟日夕以爲樂　公扃處一室默然若弗聞也校　南昀公遺書刻行之每書古人格言以自覈尤好王少湖先生俟後編服之終身平居無惰容無疾言與人言必依于孝弟雖微者遇之必莊故吾鄉上自縉紳下至輿皁之屬莫不偁公厚德焉處已甚約食不重味旁無媵侍一褥四十年矣嘗著之晚年得目疾喜聽諸孫讀書輒手摩其頂卒年六十七彭氏在有明時舉甲乙科者才兩三人仕不過七品　一庵公以子貴始封儒林郎翰

林院修撰晉封承德郎國子監司業至乾隆十六年我　尚
書公方督學浙江會遇
覃恩追榮三世自　一庵公至　惕齋公皆贈光祿大夫吏
部右侍郎加一級而　惕齋公在時已先封承德郎左春坊
左中允矣
國恩稠疊于斯為盛裔極而亨固其宜也當　惕齋公在時
與族兄弟志行相得者三人焉曰悟庵公拙存公拙圃公皆
諸令公曾孫也悟庵公承憲字方尹為瞻庭公長子早歲補
諸生益自奮于學飭交遊慎取與與弟拙存公並厲介節居
常論孔門並推狂獧狂士志趣為最高然自莊周放言自恣
晉世劉伶阮籍之徒益任達不事事侮聖言悖名教莫不由

之猥者介然自守好名之士不能竊其似三代以後入聖之資以猥者爲近其自命如此卒年五十有六拙存公載舒字亦醇篤于孝弟撫其從子男女之孤者資其昏嫁晚歲家益餘田不過十畝一日其妻弟陸生持金五百來視之曰是也吾釀諸戚友以助子然知子之不徒取也子持以貸人得息什一償諸戚友數年後是金屬子矣公默然良久曰予平生不受人恩是金何爲者哉陸生慍色去明日立詣陸生還其金卒年八十有七拙圃公景縱字騰遠家貧未弱冠卽授徒于家得束脩以供父母父母有疾哭禱城隍神廟中願以身代病尋愈性廉潔未嘗干人衣食才足輒自喜居屋數間破琴古書怡然自得然樂周人之急姊夫查翁貧老日

給升米寒則解衣衣之及卒脫衵服爲之殮姊前死未葬爲合葬焉所居巷中稺子或相聚爲戲公從外歸稺子遙見譁曰彭家翁至矣鬨散走年七十卒有鄰人入室哭曰吾幼見夫人出入里中憚其嚴不敢自放逸今且老獲免于世夫人之賜也將葬又來哭如初　南窗公之裔今在者百有餘人或居盤門或居葑門或居城中艸橋張巷浴倉巷或居葑門外郭巷或居車坊爲醫遠者在尹山爲農其在蕭巷者爲東樓公後唯獨隆池公無後而　玉遮公以下族頗衆皆傍南園居瞻庭公後十餘人居閶門馬大錄巷頗自好或讀書爲諸生然益苦貧稍稍離析矣

徐孝子傳

徐孝子炯字漢光元和人居郭外之陳湖東炯行事不出家庭求嘗赫然有驚人之行然鄉里閒莫不以孝子稱之炯年十三侍父疾疾甚日仰天祝禱泣涕不欲生及父歿欲死者數矣母已前歿事繼母色愉愉若孺子繼母常語人曰有子若此孰謂不我出邪兄弟三人炯其季也父在日三分其產及炯長大曰區區者析而三愈不足兩分之其可盡以讓兄而已脫身爲賈兩兄有缺之復分己私財與之其妻時時脫簪珥爲助及炯疾將終屬其子曰吾事伯父通有無無忘吾志炯行事類如此同縣人彭紹升聞而善之曰烏呼古之人功名蓋一世而至近之地不自克以有慚德者往往然也炯其賢乎哉炯其賢乎哉

張翁傳

張翁子焯字潛文崑山陳墓人也早歲有至行父疾刲臂肉和藥以進父歿翁終身孺子慕祭祀必涕泣及病亟絕喃喃呼父不置也篤于三族恩雖其之出私財葬族人棺凡六七漆工祁天章者年四十不娶翁與之金勸之娶祁諾受金而去明日過祁察其容甚戚詰之不肯告詢其鄰曰噫是以金歸而道遺翁反具金如前往語之曰邇有遺乎曰否如是者三翁笑曰汝欺我邪出金袖中曰此非汝遺何祁大喜以為誠然道見賣菜傭失百錢忿欲死翁呼傭至家令家人平菜而陰置百錢菜甲中錢墮地翁佯驚曰爾錢乃在用是家中落而施不衰一夕歲除慨然語其妻曰吾往歲除夕每懷金

二十兩饋貧交未嘗有餘今饋損于前而金不盡言求旣有相訪者出餘金予之年饑平價糶于其鄉不計直也陳墓人至今思之而翁殁蓋四十餘年矣其曾孫觀瀾從予學能慕翁之行徵予文予爲之傳

陳和叔傳

陳和叔名黃中吳縣諸生也父少章名景雲博聞彊識好著書以諸生老和叔自少通敏爲學長于史深究前代治亂往復所由以達于當世之務發爲文磊落自恣不可控制乾隆初應博學鴻詞科

廷試被黜乃客游南臨洞庭登衡山東浮錢唐入閩北馳驅燕齊河岱閒當是時

上即位數年銳意賡續
列聖治績紹往古絕業中外大臣承　德爭延致天下豪俊虛己訪時政闕失而和叔為大學士海寧陳公所知其在京師陳公以禮先之和叔乃上書陳公論用人理財治兵三大事其條用人之目有十曰分科取人曰愼擇舉主曰重名節曰辨邪正曰加泰曰汰冗員曰寬法網曰覈名實曰懲貪曰酌道里以銓選條理財之目有六曰定旂制曰權錢幣曰興西北之水利曰輕征榷曰減漕粟曰定鹽政條治兵之目有六曰謹邊防曰嚴海禁曰鍊土兵曰修軍器曰簡帥臣曰加月餉陳公得書韙其言頒之
詔求骨鯁質朴之士如古馬周陽城者陳公欲舉和叔應

詔旨時和叔已去京師屬其友沈椒園招以書和叔辭焉先是湖南巡撫馮公聞和叔名辟置于府土苗有小釁欲興師勦之屬和叔奏草和叔曰此召亂也撫而懾之其可弗聽和叔遂行亾何苗叛用兵期年乃靖已而漕督顧公湖督孫公閩撫王公先後聘和叔主章奏和叔所草奏援古證今剴切詳盡所奏或中格每執奏至再三得請乃已期于尊主庇民不肯趨避形勢揣摩風氣爲巧言而諸公亦委心任用不疑沮也自諸公先後謝事和叔落落無所合遂杜門不出初至京師時善山陰貢士胡天游天游故奇士負才氣慕陳同甫之爲人傲睨當世士鮮當意者及見和叔服其才傾心相引重天游豪蕩自喜不肯循尺度爲勢要所排屏竟窮

歿和叔介然有節槩籍去就嚴取舍之辨而其窮與天游等下惟著書無儋石之儲泊如也年五十九卒居常恨宋史蕪雜是非混失乎則發奮删其蕪累披討先正舊聞折其中成宋史稾一百七十卷又著新唐書刊誤國朝謚法考殿閣部院年表督撫年表十餘卷詩文集四卷其卒也貧甚不能治喪具姻黨或以金賻者妻張氏固卻之曰柰何以貧故傷夫子義儥居以葬

曹孝子傳

曹孝子名起鳳字士元先世徽州人父子文遷崑山賈于蜀歲寄金錢歸俄而耗絕孝子年十六矣有蜀客來問之曰噫歿矣問歿何地弗知也孝子大慟絕而蘇將往求其骨貧不

能行。長洲潘君爲縉者。好義士也。贈孝子百金。將行。其叔父尼之。顧自往挈金去。久之無所獲而歸。孝子旣壯。每念父。輒憤痛欲絕。潘君復贈之金四十兩。遂就道。陸行道河南。歷陝西。走成都。南抵滇界。西達金川。書牒于背。逢人輒哭訴所由。無知者。逾年金盡。反成都。乞于徽蘇人之爲客者。合助之。得二十金。禱于諸葛武侯祠。示所向。遂東行。道險踵血流。匍伏失道七日無人蹤。及酉陽積雪盈尺。不能前。踣土穴中兩日。有土人項生許生過之。聽羣鴉繞穴而鳴。卽之見僵尸焉。而氣微屬。視背牒。咤曰。孝子孝子。掖之歸。飲以湯。問故。止孝子宿。進酒肉。弗食。曰。誓不見父棺不食此矣。其夕夢經荒原。一老父與數人坐林中。見孝子至。拍手大笑語曰。周遍古蕪中

鹿兩玉申可食肉覺而識之遂辭去兩人止之曰此處逼苗疆天寒地凍前行且餓死盍度歲乃行不得已從之一日隨兩人出行過荒原如夢所見白楊下有棺纍纍然孝子心動淚下不止兩人問故語之夢兩人曰有徽人胡生者居此日久盍往問之從之胡生良久曰噫信頗記十年前鄉人曹氏客死殯于是以所遺牙牌納棺中其殆是乎然非白之官莫驗也遂引詣之酉陽巡檢巡檢告知州白君飭里長察諸棺多有主名而一棺獨無啟棺見骨孝子瀝血驗之沒骨棺有牙牌文曰蕉鹿孝子曰是矣月遇古胡也蕉中鹿牌也何疑乎遂拊棺大哭收骨行項生許生爲設祭祭畢以餕肉食孝子曰向子之不食肉者未見父棺也今則既見矣憶與子遇

穴中日在壬申今六十有一日而又值壬申夢蓋驗矣豈非天哉孝子起再拜謝兩人交餽之贐孝子遂負骨行道湖南過洞庭風作兩日不得度同舟者疑之且大索孝子恐禱于洞庭君明日風止遂度既歸其後母見牙牌而哭曰嗟夫此我鎖匙牌也爾父出門時取鎖及牌去不見是者二十餘年矣復取棺以斂而納牙牌焉葬崑山之郊曰朱提邨于是蜀人籍籍傳曹孝子事長洲莊君學和官雅州知府書所聞作曹孝子尋父骨紀略孝子收骨時在乾隆十四年為人鯁直謹取與治家有法度既老尚健飯月必再三詣家上灌所植樹州藤葛褭褭久之然後去四十九年十二月卒于家年七十二子五人

彭紹升曰潘君之孫承松與曹孝子習數爲予言曹孝子且云莊君所撰紀略詳矣亦多有闕訛屬予綜其顚末爲之傳如此

予初稾敘曹孝子入蜀路一本雅州紀略水行至辰州復道河南歷陝西至成都其後復自成都出陳倉道達酉陽錢少詹曉徵見之謂旣抵辰州不須復道河南自成都達酉陽亦不須更出陳倉予乃瞿然悟紀略之失蓋辰州在湖南西界已與蜀近而酉陽在成都之東更無北出陳倉之理是出陳倉者乃前出陝入蜀之程旣至酉陽便從湖南渡洞庭而歸辰州則歸時所歷也前後互易遂成訛謬因削而正之毋使後人滋惑焉 自記

黃氏家傳

黃孝子名農字古虞世居長洲縣今分隸元和明洪武中始祖斌以武功世襲蘇州衛千戶家焉曾孫暐官刑部郎中有直節祀于鄉暐孫省曾舉萬歷中鄉試以文章名已而從王文成公學世所偁五岳山人者也五傳至袞縣學生有孝行生二子長庭次孝子孝子年十餘母吳氏有疾臥牀三年孝子奉湯藥唯謹已而復病利方大暑扶掖轉側手除薉溺閱數十晝夜不懈疾亟孝子嘗食輒廢箸母卒號慟絕而復蘇既斂坐臥不離柩側獨居時輒喃喃其母語夢中時作歡笑聲既覺則大哭如是者逾年葬而歸伏地哭不能起父方教授于外遂攜之館中久之啟其枕漬淚若膏貌臞然視初喪

不異也已而父遷館距家數里孝子念父五日一往省父止之乃私伺門外過館童出問安否曰安則欣然去或曰否卽趨而進問所苦裹衷不忍出衣服器用時其寒暑輒具以往父歸左右侍未嘗頃刻離旣成昏依依若孺子一夕鼓三下忽心悸蹶起謂妻曰吾父其有恙乎方嚴冬不及旦疾馳至館而父果得暴疾舁以歸疾甚時父年五十一星家言明年數當盡會除夕孝子書黃紙十餘願減已齡二十以益父元旦徧詣諸天神祠焚之其夕寐覺喜曰神許我矣已而父果以七十二歲終而孝子以三十二歿矣孝子與其兄友愛篤兄舉鄉試入京留滯門內變雜孝子悉自任兩人同歲舉子嫂病乏乳命妻兼乳兩兒兒亦不辨其誰母也平生與人恭

譏犯者弗校有告急者時罄所有周之歲饑減食食里中餓人值母忌日必省墓涕泣遇時物雖微必薦疾篤與父訣嗄咽以殁先時枕邊置銀一裹及是啟視遂以斂蓋不欲爲父累也後數年父患心痛呼號罔措一夕恍惚見孝子問何以來曰來侍疾耳手摩父胸久之病良已孝子卒之年爲康熙二十一年至乾隆五年巡撫徐公士林采訪事實聞于

朝以孝子旌入忠孝祠

黃節婦金氏孝子農之妻也父士璜故士族節婦年十七歸于黃居數年孝子將終謂節婦曰吾去侍吾母矣汝善相吾兄嫂事吾父待孤之有立也勉之時孤方四歲遺腹女甫七月節婦痛夫歿孝欲以身殉者數矣終憶夫言而止既斂翁

自外歸見柩輒哭節婦慮傷翁竭所藏葬夫于姑冢側有田數十畝不足用以女紅自給事翁謹洗澣縫綴胥自任不以委冢婦一夕所居寢聲震屋梁急挈兒女出而屋毀或勸入姒室曰伯在不可披瓦礫坐遲旦翼日召匠新之不慎一夕風雨方寐若或促之起立披衣抱兒女走而牆忽崩牀几盡敗裂遡竈閒以免終不入姒室也課兒讀往往篝燈至雞鳴或時流涕道先人志行勖之家益貧或勸兒徙業節婦不可曰命當貧徙業能免乎墮先人之志吾不忍也翁旣終兒女昏嫁畢節婦以夫亾日設祭拜且哭曰吾二十餘年耐勞苦竭思慮常自戢栗恐負夫付託之重今日幸畢吾事遂持齋修西方之教終其身卒于雍正二年年六十七其年巡撫何

公天培具其事以

聞得

旌如制

黃處士師憲字景淑後改名甯衡卽孝子所遺四歲孤也少奉母教課讀甚嚴稍長益自奮縣文昌像于壁夜分少倦肅衣冠拜拜已復讀寢則刻香繫鐵錘下承銅盆香盡而錘墮擊盆聲鏗然輒驚覺遂起坐達旦沈思理奧爲文日湥造然久困童子試長沙陳恪勤公知蘇州試弟一院試輒落年四十餘始補諸生不復有進取意唯日陳先儒語錄探討服行尤好蕺山劉子人極圖說推衍其義貫以論語大學中庸下及橫渠考亭緒言合爲一書題曰困學錄自命又次學人益

其志也。居常念先世潛德弗耀，每自刻責。母年五十餘，應
旌典，而官司文牒往復，費不貲，處士竭所儲以應，亟成瓶中
格。雍正元年，有
詔徧訪窮簷苦節，處士喜曰：時不可失也。時沈公德潛為諸
生，倡其友數人請于大吏，具以
聞，得
旌典。至乾隆六年，其父復以孝子
旌，謀合建孝節坊，擇日將奉主入忠孝祠，遽得疾，彊起詣主
前拜送，為坊制以授諸子，尋卒，年六十五。處士為人有介節，
其徒宋敦知剡谿，延之教子，因並挈子庸以往。值科試籌鐙
鬮卷，庸忽見一人排闥入，附耳語，處士搖首拒之，其人色沮

去處士既殁久之其子庸始克建孝節坊卽其地爲祠堂如處士所誠云。

周氏處士妻也父于蕃饒于財贅處士于家處士自念少孤母家居食苦時鬱然不樂已而挈婦以歸周氏修婦道日謹故能飲酒見姑不飲遂輟杯勺姑冬曳葛帬周氏出笥中帬請易之姑愀然曰新婦誠好意而亦知吾二十年忍飢撫孤以有今日也誠甘之矣又安用此爲周氏瞿然自失遂屏紈綺親操作如貧家女終姑世不私一錢不私御食飲事必請而後行處士以求旌母家秏矣周氏出嚮珥衣服助之姑殁哀毁甚至祭必誠手滌器皿至老不衰曰吾不獲更見舅姑此以盡吾心也見遺棄字紙必手自檢貯粒米亦然卒之年

七十

論曰予與黄氏故有通家誼好聞其先世多長者內行修顧
未能詳也吳文贊曁與黄文璇辰善黄文手具兩世先人事
蹟屬爲之傳吳文諾之而未暇爲也輒以屬予予故樂道人
忠孝貞節事況如黄氏者尤予所心識者哉遂不辭而爲之
傳黄文即處士子名庸者亦端士晚舉鄉試老于家

五月二日讀　止非

二林居集卷二十三終

傳

宋貞女傳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彭紹升曰紹升年既冠治古文思得當世奇節偉異之行紀其本末成一家言久之不可得乃獨于吾鄉里閒得四人焉女子也烏呼豈不難哉宋貞女景衞長洲人高祖學朱明崇禎中以御史巡按山東我兵攻濟南守城死景衞年十二字邑人程樹樹少慧能讀九經通周易大義年十三補諸生未昏以哭大父殤景衞亟請于父及樹之未葬也歸于程是時姑已殁服素服拜其舅于庭入家廟行廟見禮舅之父方柩殯

成功服于柩前易齊衰于姑之前然後哭拜其夫之柩成禮于殯所稅服三年先是同縣有陳媛者名淑睿字于林未及行而壻殤居頃之有請昏者遂自經以殉景衞高其義又聞其爲明檢討五經先生繼之裔以媛爲能不墜其家學作詩美之條貫經義穿穴先儒論說破鄙生小言欲以正俗自己志其辭曰禮義廉耻四維立綱常名教萬古植無愧于口無愧身無愧于身尤汲汲婦人再醮知身汙若乃未昏心毋惑一身那可容二心心失誰云身不失卓哉陳媛毓名閨五經先生蘭芽茁習禮明詩幼字林林桃夭未賦所天卒烈女不肎更二夫相從地下尋靈匹見者哀號聞者悲大吏上言采訪實旌門褒墓佇恩榮文人詩歌盛緗帙嗟予抱璞侮未亾傳聞

益覺心悽惻，閒嘗讀書考五經，管窺易象參彖翼，男女睽而其志通，已字未娶可推測，坤道含章利永貞，從一而終恆其德，苦節悔亾不節嗟，安節之亨甘節吉，人心道心辨尚書，精一微危中允執，動罔不凶德二三，終始惟一臻厥極，忠貞世篤緬家聲，無忝爾祖躬自飭，詩經三復柏舟篇，髧彼兩髦我儀特，斯人去也矢靡它，勿匿初心矢靡慝，衽笠自誓首共姜，聖人取為後世則，郝鄒諸儒闡說殷，(原注郝仲輿鄒肇敏俱云共姜未嫁)死同穴而殼異室，柏舟齊女中壘編，乍至城門衛赴急，保母請還置罔聞，竟入持喪衰衛國，凡未適人許嫁矣，春秋經傳標特筆，僖公九年書伯姬，何休公羊洞經術，字而笄之待成人，繫屬于人養貞一，明與未字之女殊，原貞援引曝書集(朱竹坨為高蔣

氏作原貞引以爲論女而不婦貞爲行旨左穀梁弗沿襲共姬比例聖所褒堯峯南昀說堪憶家既庭先生女字予計未昏殉節汪堯峯作志以洪嫂比例彭南昀爲予從伯母吳孝貞志銘卽踵之許嫁纓爲禮記文名以行媒遂相識兩家齋戒告鬼神壹與終身不改韮娶有吉日未成昏夫死亦如壻弔泣女服斬衰往夫門未嫁服同已娶式婦人不二斬謂何天不二耳儀禮恐可服可往明可從變人以德休姑息舉世昧經謂過中此旨不明道幾熄人求盡倫安能過五倫祗恐帶不及由來夫婦比君臣策名亦有未受職淸風孤竹師夷齊商朝未祿周恥食推觀子弟事父兄豈必一一親顏色父子繼絕或背生兄弟前後或南北追思孝友自性成非緣見面乃盡力朋從尚友及神交寧須把臂投膠漆揆此可知婦

與夫性眞相感當循率殷勤何必同衾幬聞名已定羞差忒當知勉義非溺情身潔心安理亦得幼從父母最初言初命是遵戒私暱不悖于理曰無違許嫁之語由親出非虧其體非辱親立志不渝貴在必奪則隨亡不奪存志不可奪命則雖愧存不若無愧亡幾希人禽謹出入守貞殉烈易地同一心不二絕矯飾卓哉陳媛大節章浩然正氣兩間塞傷悲自署望門寡門在望矣未許即既云寡矣難再雙茲言至正非偏刻鵠甘獨宿歌三年鴆告雙飛媒一逼遂將性命付輕綃僅留心事傳遺照視死如歸豈博名舍生取義寧圖逸唯媛家學五經明祭于倫理昭作述天經地義古今垂永永幽光爭皎日景衞既歸程益治經好讀先儒論學書娣姪環侍輒

亹亹為講說其子天人情性之故倫物之大原敬怠義欲出入之幾反己自得沛然而不疑居常病女教不明二南之風浸熄女子知書者往往務藻繪夸飾為才不知本而列女傳諸書泛雜失統不足該徧道理乃會通古訓括先聖賢修身盡倫之要作詩令諸娣姪歌習之其辭曰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立人之道仁與義人參天地維綱常曰人自是兼男女女豈非人甘自凪寧唯男子希聖賢賢媛聖女有徒侶五官同具官則思五常同秉常獨知三從應亦惇三物四德由來張四維從父從夫及從子謂從大道莫背此從茲不辱理無違步趨德行藝而已功在立家德潤身言關名教謹笑顰容貌端莊非豔麗禮義廉恥當遵循正用其情是

率性善養其氣是立命惡欲更有甚於生偷彊祗因殊肆散
人心道心辨危微克念罔念分是非精思弗奪立其大良知
用致審其幾守身慎獨唯求是彼君子女𧄍女士無愧于影
無愧衾庶免小人同受嘗太上立德次言功不朽當共男子
同莫云女子無所事德功言在人倫中夫主如君原不異男
忠女節曷有二繫纓結帨心齊堅處變安常身等致愛媳愛
女等愛見義方尤賴母兼師前遺旁出并抱嗣一視同仁方
盡慈母邪父邪孝姑舅嫂娣諸姑信朋友同堂娣姒女弟兄
妾婢視臣如足手為女為媳為母妻平生閱歷涂毋迷自欺
自畫皆暴棄徵昔在昔宜思齊窮通壽夭任彼遇特立毋隨
流俗誤內則中饋事女紅不願乎外行我素雖然苦樂由它

人樂可自尋苦勿瞋天爵良貴何曾賤日新富有何憂貧人生百年那能久外物奉身竟何有自來列女至今存德立名垂眞不朽具備功言洵美才才尊根本德生來有節無才便是德有才無節誠堪哀德爲主也才爲輔允矣能文亦能武貌非所重隨賦形崇德賤形須法古以書相證克儉勤何妨識字能詩文國風半屬婦人作傳經續史並令聞詩文闡理鄙雕琢作字甚敬即是學德發爲才著德容超出庸凡迥卓犖世羨女佛與女僊姑尼孰箇知眞詮空障淨塵唯遏欲入道嘗必談元禪聖人不過人倫至察于人倫大賢示五官盡職備五常三才參贊體易始巽爲風兮長女乎兌爲澤兮少女呼離明中女乾坤照女亦宜爲君子儒是人豈肯居人後

出見紛孥遂爾謬奉盈一覆水難收尚其無愧于屋漏無形

之刑毋枉懷斯人斯可謂之佳善信充實乃為美西方美人

庶得儕傾終保始赳迄止制外襮中衷衎褻防微處處銘盤

孟避嫌刻刻嚴瓜李嗟予未嫁倆未亾靡它靡慝師共姜節

大餓小伊川訓膺平鐵石為心腸若失所處無不幸端空中

正而主靜蒙以養之自幼嬰少成習慣時加省女子須教本

孝亭明白論語及孝經。推之女戒并家範定性好學先人型。

夜氣凜凜旦晝梏幾希人禽恆勉勖諸艱歷試久練金纖塵

難染無瑕玉貞以得一清寧倂閑邪敬直女德修仁可成而

義可守天合剛而地合柔主一無適聖賢志天地之道物不

貳日月有光崇效天山川有恆卑法地方景衛之未歸也聞

其姑病刺指血書疏籲天祈以身代及歸服夫服畢復為姑
稅服三年逮事舅十餘年董家事大小有法度及夫兄再有
子曰光欽請于宗黨告廟立為後乾隆三十一年景衛歸程
三十三年矣年五十有三大吏
聞于
朝得
旌如制初舅姑之喪其夫兄貧不克葬景衛尺寸累積逾三
十年始反葬舅姑于休寧之祖墓別葬夫于吳門光欽夭以
其弟嗣曰光鑑景衛有姊子二曰衛喜字于張已而張歿不
再字曰陳壽嫁朱氏年二十餘而寡無子皆依景衛以老云
同時有姜貞女桂者字張氏子年十九將行而張氏子夭舅

姑先後相繼歿無所歸遂老于室有母耋矣扶掖左右不忍頃刻離工詩善繪事慨慕衞之志爲作柏舟圖賦詩以贈之年四十而終桂之先山東萊陽人也曾祖行人垓與兄給事埰並以國亾流寓蘇州後遂爲蘇州著姓隷元和王貞女者吳縣舉人王岱東女也年十六字錢氏子十九而壻歿女聞僵卧絕粒其祖父母彊起之居三年有請昏者大慟曰兒死晚矣復絕粒數日而死家人環之泣移時復甦其母撫女曰兒何自苦女曰天不早死兒先年兒私吞金環不死食銀硃又不死頃復取金環吞之命當畢是矣兒有言願聽兒俾我合葬錢氏之墓者死不恨矣女既死壻之兄弟不肯迎其喪恐其置後且析產也今二十年矣尚不克葬施貞女者吳縣

人年十餘喪父依母兄以居好清淨不樂有家未適有王氏者兄弟三人俱好道事純陽眞人謹嘗搆乙雲山房習長生術其少者志曾既長亦不願娶其兄彊爲擇婦得貞女焉居二年志曾殁時貞女年二十未嫁也赴聞遂毀容變服長齋奉佛習女紅自活居六年聞其姑卒遂肩輿入王家哭拜成服頃之復還兄居又八年始辭兄詣王家闢老屋三間自爨爲食日常扃戶家中人時聞經聲歲餘有疾其兄省之貞女謂曰兒少住吾將行矣已而疾少閒家人爲好語慰之貞女曰吾不復過今日矣遂逝年三十七事在乾隆四十一年

汪太孺人傳

汪太孺人者元和程正信女也年二十二歸縣人汪元儀又

七年而寡舅姑老矣太孺人上堂問安否爲好語勸慰退則屏人哭失聲既免喪春秋家祭未嘗不涕泣沾襟也姑晚而多病太孺人視湯藥甚謹姑將歿口偁佳婦不置生男子子三女子子一乾隆二十二年太孺人年五十餘長子縉具狀求旌于有司得旌如

制縉之述太孺人也曰縉嘗聞太孺人之訓女弟矣其訓以事舅姑也曰善事舅姑者必先和妯娌吾見人家妯娌凡事欲爭勝名欲博舅姑歡顧其志獨知有已而已謂舅姑何謂妯娌何如得妯娌如一體合而爲舅姑左右手孝孰大于是其訓以相夫子也曰輯和兄弟爲先矣兄弟和家道興淺識婦人僅知私其室而不顧一家殊不曉爲家如治第宅合數

室而後成家合數椽而後成宅未有它椽壞而一椽能獨存者也它室壞而一室能獨完者也卽使一椽能獨存亦不成宅一室能獨完亦不成家吾子能識此意則汝家有賴矣縉之所述如此太孺人平居好佛氏教晨興盥沐畢卽合掌唱佛名至午始罷以為常年六十四歿于次子大鏊鄖昌官署將歿時有白氣從鼻端冉冉而上氣盡乃絕大鏊以州吏目權荻港巡檢少子縉先歿縉吳縣學生與予善

彭紹升曰自太孺人在時予每過縉坐少頃卽出酒肴甚盛下至從者莫不饜飫去去未嘗不偁道太孺人太孺人家儲中人產耳然予獨不能忘太孺人之訓其子也推太孺人之教于家者可以通于天下矣詩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它

拔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非太孺人所以事舅姑者乎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非太孺人所以和兄弟者乎烏呼難矣哉

嚴朱二節婦傳

嚴節婦者常熟嚴文靖公七世女孫也幼事父母以孝倂歸浙之桐鄉貢生金檀爲繼室生子宏默甫四歲而檀病急執其子之手屬婦曰是兒頗慧當教之讀書節婦曰諾檀家故饒于財檀殁後毁于火復繼之以訟財益匱及宏默稍長節婦曰嘻是安可不讀書乃督令就傅晝夜操作刺繡文易錢以供脩脯至兩手踡曲貌日瘠瘁二十年而宏默始以文章知名于時補長洲縣學生盖檀自桐鄉遷于蘇故宏默爲蘇

人也初檀枉時好施與其族人自遠來者多稛載去及檀殁有以困告者節婦必少濟之曰無以貧故而傷夫子之義節婦父母歿貧甚節婦爲治喪甚具及既葬歲時必令宏默上冢祭焉。

朱節婦者長洲陸炳妻也生子圻未彌月炳與弟偕游廣東不逾時兩人相繼殁時炳父宸楓老矣節婦侍養盡孝及宸楓既殁圻年稍長令從學于角直蕭先生蕭先生名張翀篤于躬行其教以敦孝弟爲先以故圻早歲有賢聲未幾圻亦殁于是陸氏三世之喪皆未葬節婦悉舉而葬之初圻聘同縣人褚永思之女爲婦未成昏圻殁赴至女家女號哭欲死或曰姑在汝即死是重傷姑心也而可乎女曰欲無死必歸

吾陸氏乃歸諸陸氏女既歸事姑孝謹鄉黨稱之其後節婦立族子堅爲夫嗣堅生子鎏爲圻嗣陸氏之宗于是不絕

曾孝女傳

曾孝女衍綸宗聖曾子裔也世爲山東長淸人父尚增以庶吉士出爲知縣累遷知郴州衍綸年十一從父于官母病瘓不能起衍綸侍湯藥躬盥饋之事凡四載母病劇衍綸亦憊甚晝夜侍牀前不去母頗憐之曰兒病矣盍少休命老嫗侍我衍綸重違母意則應曰唯卽帷外坐而假寐老嫗坐帷中就牀前然火爇衣寐老嫗遽驚起衣焚及帷老嫗突火出呼救而尚增亦在牀臥衍綸突火入趣其父出抱母號救者入挾衍綸出衍綸嚙其手及骨挾者釋手衍綸復突火入哭且

呼曰速救夫人夫人出我乃出而火羃牀救者不得入尚增厲聲呼衍綸出不應火益熾矣時乾隆二十三年冬十二月乙亥也既滅火衍綸身覆母兩體攣結不可解黝黑若炭巡撫具其事聞于

朝得

旌如制郴人為立祠祀焉

彭紹升曰世傳孝女事多異予在京師秀水鄭先生虎文為予道之如是初孝女死未幾而鄭督學政湖南曾之僕有給事于鄭者能具言孝女事僕即往時挾孝女出火中者其手閒嚙痕故在也鄭先生之言審矣予後又得海寧沈維基所作傳其略具如所聞于鄭先生者顧獨不載嚙手事予乃核

其事蹟著于篇。

汪氏二節婦傳

汪氏二節婦者，其一王氏，蕭山汪楷之繼室；其一徐氏，先王氏歸楷爲妾，生一子曰輝祖。楷官河南淇縣典史，引疾歸，客死廣東。有母沈氏，年七十，輝祖年十一，喪遠歸，索責者踵于門。王氏、徐氏遂斥賣其田及其嫁時衣裝以償責。楷弟模好博，窘輒索錢王氏、徐氏，不足則挾諸博徒持梃入，破壞門壁，竄輝祖以去，得錢而後舍之。或勸王氏它徙避模，徐氏曰：不可，有先人祠墓在，寧死此矣。已而模挈孥以行，母沈氏欲與俱，王氏、徐氏號泣請留，乃止。沈氏多疾，凡需藥物無貴賤，王氏必力致之，徐氏左右扶侍，起行則承以肘，夜伺牀側，聞

師險輒前爲按摩方輝祖從師受學也王氏送之塾徐氏從稽顙塾門外嗚泣言曰先夫子賴有此子此子賢無辱先人唯先生之賜不賢未亾人何以謝夫子言已復稽顙泣而去及輝祖自塾入王氏必攷所習業或不中程徐氏奉箠王氏跪輝祖撻之撻未下王氏淚涔涔交于頤擲箠而罷亾何貧益甚王氏徐氏互倂炊減食以食輝祖蓋屢矣輝祖既冠補諸生佐州縣治刑名王氏戒之曰汝父爲吏與縣獄嘗言生人慘苦無過囹圄中偶朴一人輒[illegible]言不怡曰彼得無自悲戕其生乎汝佐人其無忘此意輝祖自外歸必問不入人於辠否不破蕩人家產否對曰無則歡然終日或言法不免王氏與徐氏相視泫然曰吾聞刑名家多獲陰譴兒能無懼乎

其歲嬴所入必句稽其數曰兒無以貧故受非分錢不長吾子孫也王氏性方嚴行止有節度雖遭詬侮未嘗厲聲色尤不喜談人過輝祖或偶及之必戒曰汝能不爾便佳此何與汝事自楔宅徙晚岔看復來依輝祖王氏遇以恩禮終其身徐氏居常布衣操作方歲饑日織布一匹易三斗米病瘧不休里人為之語曰莫怕瘧機聲促一匹布三斗粟攤一絮被餘二十年輝祖請易之曰此汝父所予不可易也及有疾輝祖進人蔘湯卻之曰汝父客死吾不獲以此進吾不忍歠也王氏再三瀝之微啜之而已疾亟訓輝祖曰深刻者不祥毋以刑名敗先德存好心行好事吾無憾矣卒年五十一其後二年為乾隆二十九年有司具王氏徐氏行實聞于

朝得建坊旌門如制又四年而輝祖舉于鄉又七年成進士而王氏卒年六十三

彭紹升曰傳汪氏二節婦者多矣予覽雙節堂贈言集其軼事見于它文多可述者于是綴次之爲之傳輝祖治刑名過大獄屢有平反蓋二母之敎使然也烏呼賢哉

蔣節婦傳

蔣節婦范氏父尊修吳縣廩生宋文正公之裔也節婦年十九歸蔣君天庚居木瀆東里蔣君年十七得咯血疾逾五歲而夭時節婦年二十三有女三歲男光祖生甫四月舅姑又年老多病家產日索左右無僕媪節婦手調湯藥出滌器裁縫浣濯胥身親之姑性多恚疾發概瞀亂難近節婦侍屏息

不敢出聲夜聞呻唫輒立起候視積久不懈舅姑既相繼歿其庶姑亦歿與夫凡四棺俱在殯節婦拊而哭曰嘻此未亡人之責也于是辨色而起積麻枲刺繡文日入而息夜不火如是者十數年始克買地葬四柩而光祖亦既昏且壯矣初節婦教子嚴光祖五六歲即親爲授書既就傅還入內跳而行節婦訶止之曰汝知古訓乎立容重手容恭此何爲者也光祖既長授徒于外家事節婦主之歲時祭祀雖不腆必敬且潔乾隆五十年年八十一得疾遇清明享祀彊起拜跪如常時至六月望自知將終語光祖曰吾撫汝六十一年今日方畢吾事我無它屬循天理三字終身行之可矣節婦故奉白衣大士日誦陀羅尼至是以念珠授光祖戒勿哭恬然而

逝自節婦在時以年例合旌光祖屢欲自有司節婦不許曰此常事耳吾豈以爲名乎及既歿其年冬十一月光祖始具章于蘇州府學教授朱君杏訪得實聞于
朝坊其門曰節孝

論曰予閉關僧舍光祖訪予者再既見道母范生平志節輒涕淚幷下時光祖年六十三矣信乎其爲終身之慕也予哀其志爰次第所聞爲之傳觀節婦去來之際頗有聞于斯道者不然何以能安之若故也光祖誠念母而不以聞道自期焉可乎

蔣貞女傳

蔣貞女者長洲蔣君重光之女也年十四字同城人陳廷璉

年十七夭女屏人涕泣誓不再字而廷父母先後歿女父母念其無依也別謀擇壻女聞將以身殉姪徐以告乃卒成其志越四年遂歸陳成禮于殯前爲夫服斬衰三年復爲舅姑稅服三年立夫弟錡次子德洪爲後稍長課讀甚嚴旣成晉而德洪夭尋得遺腹子廷椒兩世孀居煢煢弔影遇家門吉禮輒闔戶枯坐晚修西方之教鑪香經卷泊如也乾隆五十四年貞女歸陳三十餘年矣廷椒具狀聞于有司旌門如制又二年十月以肝疾卒年五十四初貞女在室時父病瘓日久女隨生母晨夕侍暑蚊競集不少動或欲揮之女不可曰蚊得一飽便絕宅噬與其噬吾親孰若噬吾膚乎旣歸陳春秋享祀必疏食變服遇父母忌日輒手潔豆籩遺歸佐祭

沒身不忘云。

彭紹升曰予嘗作四貞女傳其一爲宋景衞宋嘗得蔣貞女宅臨池爲舟旁有古柏屬予書柏舟二字爲題蔣以宋故薄其直而售之予以是知蔣貞女之爲人也頃蔣貞女之逝其姪元城具事實來乞爲之傳予敘四貞女發才難之歎以奇節高行每在閭閻閒也觀蔣貞女之事不益信哉

褒微

乾隆二十九年予在京師王丈山喬自南來爲道蘇城近事其一事云樂橋之址有李氏子每晨鬻菜于道得錢以養母一日拾遺金一封歸而遺其母發之內題四十五兩母駭而卻之曰汝一擭人計力所得日不過百錢分也今什伯倍是

是殆有大不祥者乎且彼遺金者或別有主且遭鞭責必矣促持去至其所會遺金者亦來語以故還之其人得金立馳去市人怪其弗謝也隨而聒之令分金酬賣菜者其人不肎詭曰予金固五十兩彼已取其五又何酬焉于是一市人皆鬨適一有司過而訊之乃佯怒賣菜者鞭之五而發金指其題謂遺金者曰汝金故五十兩今題四十五兩此非汝金也以授賣菜者曰汝妄得吾鞭以是償汝也且而毋所謂不祥者驗矣此眞汝金也促持去于是一市人皆稱快其一事云

往歲除夕有韓氏嫗爲主人使姻家負一囊醉而遺于道任老人者持火出門見之發其囊得一篋中皆金珠直可百金倚門候良久見四五人蒼黃至中一嫗遺囊者也老人曰物

貝狂語爾主人明日來自取之明日主人來還之王文曰今之人大都爲財累耳彼一母一老人非素封者也又皆溷迹市井中乃能是然則謂世間無好人豈其然乎

南濠姚家衖有利濟寺建自宋紹興五年康熙四十三年聖祖南巡書額以賜六十年鄰火延燒徒侶四散嗣後三四十年間蓬蒿不翦積垣敗圮半入鄰舍主僧二三人僅蓋數椽以居乾隆三十一年山西諸賈人欲購其地爲會館具呈于官知吳縣介玉濤故山西人陰主其事慮有阻之者乃召主僧重傳于廷俾書券取直書竟問重傳別有徒屬否荅有徒孫儀真立召儀真至俾署名紙尾儀真抗首言曰寺之興五六百年矣又重以

仁皇帝御書題額諸方莫不聞一旦廢爲民居蔑三寶亂王章誰執其咎介怒曰書劵者非爾師祖邪爾逆師祖命咎何辭遂披其頰五問胃署名否儀真不應介曰汝誠以香火爲念顧任其穨敗何爲者儀真曰僧見欲倡緣圖興復介曰吾安能待汝復營之十五載儀曰僧尊亦終不以此手賣寺與人介無可柰何乃曰限爾半月興工遲則亦儀真請展一月具狀以出晝夜鳴梆徧乞南濠街上居人憐其志施者踵集不一月得金三百遂興工閱三月而大殿成介初憾前事欲撓之會前濬河道宋君方家居白其事于布政使蘇君請飭縣爲外護介乃止仍命山西人構關帝殿于佛殿前築戲臺爲賽神地蘇亦弗能禁也儀真字唯實蘇州人不受戒爲

應赴僧

沈忠伯館于上津橋程氏司出納無苟與人交諸必誠行不蹈非禮子友汪大紳亦授徒程氏見而異之曰子性邪亦習而安之邪曰吾嘗聞教于黃先生若木矣始吾貧且困皇皇然如有失也汲汲然常有求也噫殆矣黃先生進而教之曰子毋然吾語子吾昔嘗苦貧一日糧不繼將出門干人步于庭日方午顧影忽自咤曰咄七尺男子負圓履方不自重乃從人道一乞字邪且我命固當死出門將安之遂閉門兀坐者三日病且殭忽聞叩門聲殭起徐行啟門則故人者引一力儋粟兩斛錢兩貫入門而呼曰吾過矣吾過矣吾固慮子之不以困告也吾不意子之困至于斯也扶子坐呼力買蔬

煮湯與粥盥而食之而後去嗣是予常常閉門然糧盡輒繼亦不知何以致之也予其勉之吾聞先生言知命之不可為也求者之徒自苦也而志定至于今守之又言先生為人坦白善誘人習青烏家言為人度地輒曰佳欲其子之速葬也審向背謹趨避而已餽以金不敢封投之甕中子昏方與人弈門無賀者忠伯肅衣冠上堂欲致禮先生不顧已而謂曰忠伯爾亦如許俗邪忠伯謝不敢或又言先生家于木瀆時冒雨入城輒著木屐往還六十里或曰泥滑且顛先生曰吾脚頭有眼性喜茶貯雨水數十甕客至掐松子烹而飲之晨起東向坐吸日蕚以為常既老神明不衰卒年八十餘

祭文

祭薛家三文

雲霏兮陰凝雪貿貿兮層冰蓀蘭兮萎絕悵靈修兮難遇若有人兮守初服綴鏗鏘兮佩玉乘赤豹兮從青虬攬予轡兮孑予折疏麻兮三秋悄幽思兮空谷君佇予兮相違臨風悅兮奏曲擬手兮何言怨分飛兮無端抒形兮夢魂贈吾聲兮新篇我思君兮不見忽流澌兮潺湲君來兮雲中飄六合兮御長風君歸兮寢門颯纏悵兮揚塵鳴飆兮考鼓篔璐樅兮麟脯君歸兮來歸蹤我人兮心獨苦山中春兮芳杜若鳥鳴嚶兮魚樂君去此兮安託江水波兮悠悠白日莫兮芳洲我思君兮何處渺千里兮離憂

告汪大紳文

唯乾隆五十七年七月既望同學友彭紹升謹告于汪子之靈曰兄之爲人亦狷亦狂兄之爲文或譜或莊摩尼在握萬影雜藏入儒入佛縱橫莫當削除繩墨廓徹封疆寥寥藐苑孰與頡頏我與兄交如宮如商亦如攻堅磨厲相將兄今逝矣眾莫爲鄉人間天上何處彷徉臨行有語樹上生薑高山流水坐斷千霜烏呼尚饗

祭章母沈孺人文

靈巖山下詩人所棲詩人一去曉月猿啼有女懷清既嫁而嫠植乃遺腹粼門獨支埽除甥館禴祀唯時晨炊握粟夕理殘絲猶四十年諸孫頎頎母曰癡哉久客知歸山下出泉逝者如斯琴臺朱萸蓮漏依稀遼東鶴化漆園蝶飛稽首覺王

泡影何依。

頌贊

石齋先生手書孝經頌有敘

予生平覩先生手書凡五六向推周忠介碑爲第一頃又獲收此卷意先生之書莫聖于此矣其斯爲聖之淸者乎爰稽首焚香系以頌曰

文幽作易。鎭奴演疇。六門悄閉。淵精內諶。蔚然而變。天光逬流。爲星爲漢。徧照神州。吁嗟先生。生丁晩造。稽古陳謨。曰忠與孝。唯孝作忠。服孔之敎。勤勤手書。大文斕爛。時方蒙難。亦保亦臨。一波一磔。鐵骨冰心。白雲之阜。丹學之岑。旣安且吉。逝火不侵。三點何辭。百身莫贖。神歸玉霄。聲傳空谷。猶我高

曾昔年私淑述此頌詞敢忘似續先生致命後歸文昌玉局學書康熙中降神我家所傳論甚具

任公畫像贊

公名環字應乾潞安長治人嘉靖中官蘇州同知海上倭起由越入吳殘殺甚眾長吏不習兵率觀望畏縮公忼慨請于上官募新兵奮死擊賊累十餘戰輒捷而公亦身中數創賊遁蘇松以安論功遷山東參政以母喪乞歸終制卒于家蘇人祀之方公在軍其子馳書力勸公還官公諭之曰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一舉殄滅之嘀氈裹革此其時也脫有意外之變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成就一箇是而已聖人謂殺身成仁我于此句曾體認

一番此志定順理而行之死生一也予讀公書肅容而歎曰偉哉任公其可謂烈丈夫矣公八世孫兆麟以公畫像請贊

贊曰

其氣溫溫其容恂恂胡然變色叱咤風雲唯忠故勇見賊忘身海濤峩峩出生入死殲彼鯨鯢活我赤子功成告歸廟食千祀我讀公書兩言在耳咳唾可聞成一箇是持以贊公佩之沒齒

景君碑贊

篆變而捷奇巧日新唯斯準隷越漢追秦如錐畫地如缶脫鉤迢迢芳躅濟水之濱

孔和碑贊

嘉言罔伏甲令重光龍文虎氣鱗爪莫當若雕而茂既放且壯炎精未熄作作其芒

韓敕碑贊

松挺節夭矯摩空良金出火繞指玲瓏飭我籩豆震我鐘鏞穹碑有耀江漢朝宗

史晨碑贊

絲竹聲沈宮牆蕪枳懿哉史君精通尺咫有斐其章雙碑屹爾如玉如瑩亦溫亦理

張遷碑贊

昌也木彊勃也重厚如彼大圭奚煩刻鏤俗尚輕媛纖要窄袖宏我漢京曰唯求舊

衡方碑贊

坤二之占既方且直覩此刻文揚休玉色曾公家廟是宗是式心畫狂斯敬戒不忒

尹宙碑贊

務如翼如藝國之容寬兮綽兮作聖之功洗靈百世吐曜黌宮惜哉歐趙未觀奇蹤

析里橋碑贊

臨淵蹬險寶梁架空孰施巨手刻畫膚功霜埋勁骨苔澀英鋒其精未蝕吐氣如虹

石門頌贊

漆園之篇鑿室之史如雲出山如風度水若問擘天虛空運

指跌蕩千秋繼者誰子

襃成侯碑贊

魏變劉風賁雄且武矯矯孟皇勇斯可貫崖谷塹淡龍蛇鬱慾抗蔡轶鍾莫子敢侮

黃氏兩世像贊 并敘

黃孝子名農字古處長洲人平生事父至孝父年五十一得暴疾星家言明年數當盡孝子大戚會除夕書黃紙十餘願減己齡二十以益父明日徧詣神祠焚之其夕寐覺喜曰神許我矣已而父果以七十二歲終而孝子乃以三十二歿矣其後父有疾夢孝子手摩其身輒愈事聞子朝以孝子旌妻金氏守節三十餘年畢兒女昏嫁長齋事佛

不復問家事卒年六十七以節婦旌

古稱聖父子子以齡孰如子孝益我所生如權稱物此縮彼贏如券責償銖兩必爭一氣轉旋無間幽明化為瑞日煦育孳萌爛為卿雲翼我太平爰有嘉偶克守堅貞養生送死顯須孤嫠幡然還志引領西傾茹蔬被褐巖淨心城世出世間唯孝斯馨扇茲香氣恤彼遺刑如琴與瑟千古流馨

黃處士名商衡字景淑孝子農之子也邑補諸生好讀先儒書服行弗倦嘗取戢山劉子人極圖說推衍證明成書曰困學錄為父請旌罄資力垂二十年始克建坊妻周氏家素饒自歸于黃布衣操作事姑篤謹終其身

易有三極人道居中參天兩地慎獨之功戢山旨作維閩是

宗受譜人極道在反躬山下出泉果以養蒙謹言慎動自始
旣終乃有黃子異代聞風疏通攷證殫竭明聰矢茲困學厥
德唯庸聿新綽楔
慰貲九重闈中良友同心固窮銘彝弗御代母尸饔安節之
吉克孝克恭我瞻遺像敬述芳蹤化我邦族閨門肅雍

箴銘

卻病箴示兒子希韓

水月光中何分彼我去吝去私愛適厥可心火炎炎燒汝慧
命但斷瞋根可卻百病瞋從何起起本無從回光一照澤腹
春融我愛其生物亦惡死用殺資生百無一是滿腔惻隱覆
育無遺曰仁者壽化日年年

蓮瓣硯銘

綰壹志兮跂西方，寶彎敷兮發妙香。流涓滴兮漏何長，彌大千兮煥文章。

七星硯銘

陵青雲，斟北斗。造化樞，入我手。吐光芒，出蝌蚪。翼皇墳，終不朽。

八月八日讀竟 [illegible]

二林居集卷二十四終